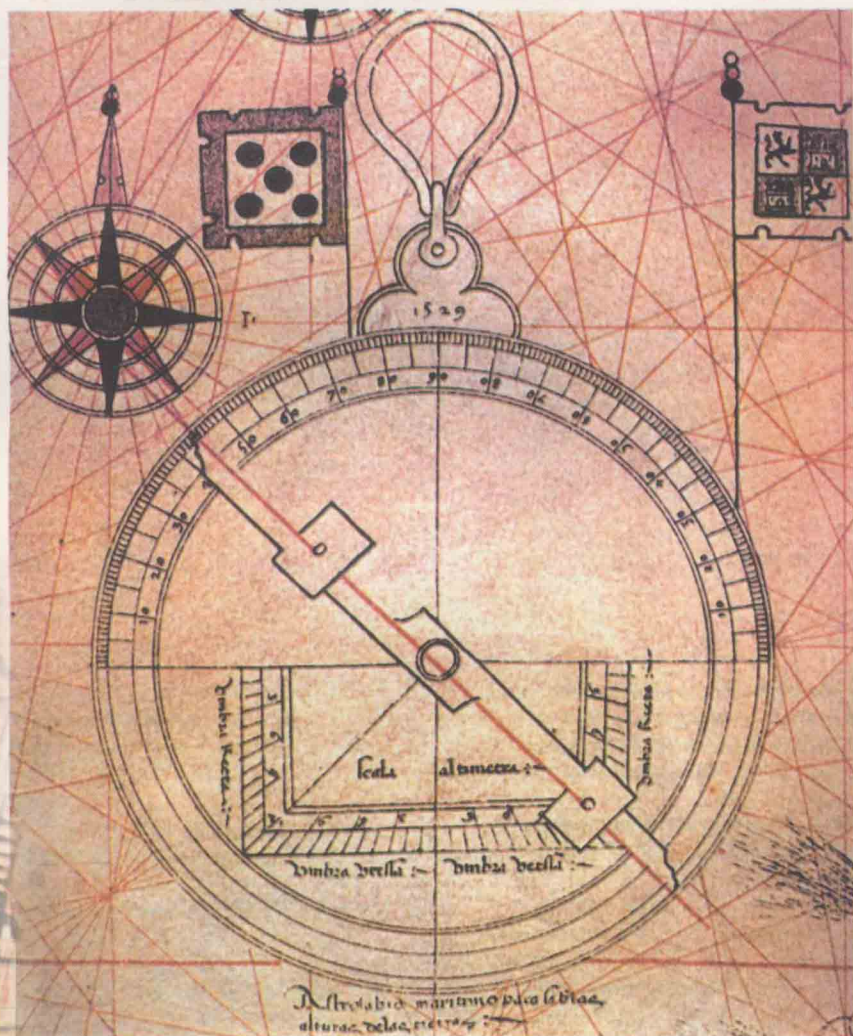


葡萄牙的发现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第一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Livros Horizonte, Lda.

葡 萄 牙 的 发 现

第 一 卷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著

邓兰珍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葡萄牙的发现/(葡)科尔特桑(Cortezão, J.)著;邓兰珍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ISBN 7-5001-0443-X

I. 葡… II. ①科…②邓… III. 新航路发现 IV. 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981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校对/李鲜

合作出版/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地 址/澳门南湾街时代商业中心十四楼 A 座

版 权/1975 年地平线丛书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75

版 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43-X/K · 20 定价 12.00 元

雅依梅·科尔特桑曾设想以文明史为背景撰写一部巨著：葡萄牙历史。不幸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与此有关材料。显然，我们不可能评论没有写成的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收集起来，尽量系统地加以编排，以便大体上了解作者对葡萄牙从古代起源到18世纪这一段历史的看法。材料中有许多段落不太容易理解，有些则需要充实，但所有材料都值得阅读，值得反复阅读、回味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每个章节都含有一种清澈的美，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篇章是起程的港口，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我们的过去。

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

（《葡萄牙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因素》前言）

序 言

开始写《葡萄牙的发现》时，作者有两个最为关注的问题，那便是如何使这本书既符合写历史所惯用的手法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以及如何在广度和深度上把握涉及全人类的事件。因为，从总的方面来看，葡萄牙的发现是不同文明之间富有成效的撞击。

我们的意图是尽量使此书既有科学性又处处联系到人与新的现实搏斗时在良知上所造成的悲剧，并像史诗那样弘扬人的良知。我们非常重视方法问题，同样也很重视衡量葡萄牙人曾遇到过的障碍以及为排除这些障碍而作出的努力，重视摆正航海家和发现者与被发现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之，要描绘出发现者和被发现者的基本特征，研究双方的反应，并从地理或人类的角度来研究新世界的诞生这一最终结果。葡萄牙人行走在辽阔的大地上和众多的民族之中，倘若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他们发现新大陆时的那种焦虑不安和成功时的喜悦、甚至多次失望的残酷打击，我们将倍感荣幸。

我们不能忘记，葡萄牙人仅仅是发现了地球的一部分及其部分居民，虽然这是最独特、最丰富多彩的部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事件的世界意义，因为它与过去有联系，也就是说，葡萄牙人从其他民族以往的经验中得到了启迪，它的后果是对新人类的

诞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沙文主义者歪曲历史，试图把伟大发现的起因、实施和后果全都归功于历史学家所属的国家，我们则要表明，葡萄牙人非常感谢包括原始文化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我们将根据社会学和人类文化，毫不犹豫地澄清历史。在本书中，我们首先要概括地介绍在发现新大陆前夕葡萄牙人或者说基督教世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以及在基督教文明之外更为广阔的、鲜为人知的世界，即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文明或文化。在中世纪葡萄牙人从诺曼人、阿拉伯人和地中海沿岸各民族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一次他们将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文明或文化的原则和教诲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诚心诚意、公正地评述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成就，他们向其他沿海国家传授了航海技术，并在经济、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

发现新大陆是戏剧性事件。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力图使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的各类角色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虽然我们只能简要地描述它们，但还是设法确定它们的一般特点。它们接触时，几乎每次都发生冲突，也常常以和平地交换产品、服务和教诲而分手。

归根结蒂，发现大陆的实质就是这种时而是暴力、时而是友好的相互渗透。不同的人 and 民族互相发现，进而逐渐地发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而当民族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时，就揭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本书常常要涉及到民族之间的反作用力，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我们将逐步地看到葡萄牙人的发现引发出伟大的地理和人类革命。科学和伦理的某些教条将彻底崩溃。剩下的将

着人与人之间新的、更广泛的义务。我们认为，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责任是使这本书成为生动的历史书，以便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推动航海巨潮的力量虽然来源不同，但在行动上仍然显示出某种统一性。葡萄牙的发现，或者说，大发现的时代是朗克所说的历史的“契机”。这是错综复杂又互相统一的时机，也是各民族解决物质和精神危机的时机。在此过程中，有创造性的人肩负着的责任是指引人们去实现其时代的普遍愿望。

出版社想以此书纪念堂·恩里克王子逝世 500 周年。我们也是为此目的而写作此书的。我们将恰如其分地介绍王子在策划、组织和实施葡萄牙发现新大陆的伟大事业中所起的相当大的作用。

英国的一个历史流派认为，最本质的问题是堂·恩里克王子的母亲是英国人，比兹利高举此流派的旗帜，把“航海王子”说成是对人类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称他为真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必须纠正上述说法。一个人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他所属的群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北欧高等民族的一个枝杈嫁接到葡萄牙壮实的树干上，但堂·恩里克王子不代表这个民族，他是本地漫长演变过程的终点，从本质上说是航海民族的代表，这个民族即将通过世界性贸易或者宗教信仰来体现基督教世界的扩张主义倾向。“航海王子”特别适合于完成此项任务。他有双重人格：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未来的有文化的商人，又是受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支配的已过时的中世纪式的十字军战士。历史很看重这两种人格。

阐明过去，尤其是介绍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所发生的事情是深奥的学问。我们认为，历史不仅仅受地理和经济决

的支配。我们懂得，人类是在与自然界的日常斗争过程中、在生活需要的鞭策下编织历史，因此，否定精神因素和个人的创造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就等于把历史变成没有人性的、伪科学的东西。

经济的上层建筑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任何无愧于其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经济的上层建筑。在这样的上层建筑上，为个人或者为整体的利益效劳的伟大的思潮及其有魄力的代表人物编织出了五光十色的宗教信仰、科学及哲学的新概念和繁多的艺术形式，也留下了意志坚强的人物的烙印。随着个人融合于集体的程度的提高，这些思潮和人物就显得更强大、更富有生命力。

有一个爱好几何成癖的近代学派试图像验证几何定理那样来解释历史问题，用批判性的分析、数字、图表和统计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复杂而细致的筛选，删去了一切有个人特色的东西，而对任何理想都包含着一种信仰、以及人类的进步体现了精神的作用和获得了自由这样一个问题却固执地视而不见。一般说来，这类历史学家忙于调查研究和讨论各种根源。但是，正如贝内德托·克洛塞所说，他们往往忘记了所有的根源都从属于至高无上的源泉，从属于在历史上一直是活跃的和有生命力的人类意志这个权威。

我们绝不和这种历史学派站在一起，相反，我们坚信，既然葡萄牙的发现不容置疑地有其地理和经济因素，它必然也就属于一个漫长的精神过程，它一方面要对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有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要承认自然界和生命是神圣的，这样就能使思想合乎人道并获得解放。这是悲壮的过程，其重要的依据和有关资料都写在《悲惨的航海历史》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

葡萄牙的发现的总历程

第 一 部 分

基督教世界扩张的由来 和研究发现史的特殊方法

第 1 章

中世纪末叶的地理知识和人类文明

葡萄牙人开始其伟大的发现时，展现在西方各国面前的有限的人类世界并没有扩大，相反变得更加狭小了。就欧洲而言，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其北部地区。关于非洲大陆，人们对严格意义上的黑非洲几乎一无所知。关于亚洲，来自其南部地区的消息，只有少数是真实的，大部分均属虚构。至于远东，则了解无多，可谓寥寥。在 13 世纪下半叶和 14 世纪前半叶的短时期内，商人和传教士开始了对广阔的大陆的探险，几乎走到了东方的尽头，但不久，蒙古人在中国被打败，土耳其人进入了远东，从此，一直怀有好奇心的基督徒们就再也没能进入东方的大门。

人们获取地理知识的主要源泉仍然是托勒密的著作。但是，这位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的手稿有不同的版本，原著上的各种附图也都遗失了，因此，很难阅读和理解他的著作。

从宏观世界看，今天看来很普遍的知识，如地球是圆的和存在着对跖点的观点，在当时只被部分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所接受，这是由于古代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如圣阿戈斯蒂尼奥和一直到14世纪末都仍然是权威人士的拉克坦西奥）都猛烈地抨击对跖点的观点的缘故。到了14世纪，教会当权者还拒不接受存在着对跖点的观点，认为这是危险的思想。而从13世纪开始，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学说已从伊比利亚半岛传到整个西方，开始了文化的复兴。

正如前面所说，从13世纪开始传播的托勒密（公元2世纪）的地理概念抑制了基督教世界的扩张。例如，托勒密认为印度洋是内海，向东延伸的非洲大陆与中国接壤，地球上有一个地区因气温过高而不适宜居住等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学者们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此，这些思想长期妨碍着地理探险思想的发展。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确实是客观地介绍了非洲，把其范围扩大到苏丹的中、西部或者东海岸的各苏丹国家直至索法拉，又介绍了亚洲的整个东部沿海一直到马来群岛。但是，基督徒可能很少从这些地理知识中受益，因为大部分知识局限在穆斯林世界内流传。

总之，人不了解其同类，也不了解他所居住的地球。人的知识充其量仅限于了解地球及其1/4的居民，而且，由于对远离中世纪狭小地理文化范围的陌生土地缺

乏准确的了解，在一些地理文学作品中，神奇虚构的成分多于论断。在 14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的《神奇志》是这类文学的典型。作者为若昂·德曼德维尔。此书在当时极为流行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到了 17 世纪初，此书已从法文译成欧洲的大部分语种并拥有 40 多种版本。人们称此书的作者是“说谎大师”。在书中，作者描述了自己对当时已知各国的所谓访问，书的基本内容取之于其他旅行家的著述，并由作者用传说、骑士传奇和胡思乱想的报道加以润色。他写道，在那个奇妙的世界里，树上长出绵羊，蜗牛壳大到可以住进许多人，人只有一条腿，其头如狗或者长在胸前。

如此的无知是由于当时的旧大陆被所谓的宗教赤道分割为两大地区，一个是基督教世界，范围较小，但比较统一，团结在天主教会周围；另一个是穆斯林世界和东方各国，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伊斯兰人的航海和贸易活动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就当时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而言，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不可能到浩瀚的印度洋去探险。无论是从贸易的角度还是从掌握的地理知识来讲，都不可能，也不可能凭借天文航海术到如此广阔的地区去遨游。

宗教仇恨把这两个地区分割开来，互相认为对方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并以猜疑、好奇和贪婪的心情互相窥视。这种心情在基督徒中尤为明显，因为穆斯林世界的贸易和影响已扩大到更为广阔的地区，所交换的产品极其丰富并且大受欢迎。

尽管互不知道另一方的存在（伊斯兰世界知道得多一些），地球各大陆照常存在并有人类居住。然而，居住

在南部热带非洲的民族、南北中 3 个美洲、马来半岛和澳大利亚地区、太平洋的无数岛屿、日本以及马可·波罗所说的没有人去过的西潘戈国，也像欧洲一样，都是互不相识和互不影响的。

要衡量葡萄牙人的扩张为统一人类的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必须先弄清历史是如何被分割的。为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后人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确定首次与欧洲接触时，各大陆居民的文明已达到何种程度。

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世界上原始文明的代表，也接触了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这包括从处于石器时代的巴西沿海的印第安部落到中国帝国。这个时期的中国文明完全可以与西方最发达的文明抗衡，这是不容置疑的。研究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葡萄牙人与不同民族接触时双方有何反映，很有助于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受哪些因素的支配和调节。

这些文化，包括最原始的文化在内，都为从伟大的发现开始的人类的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并不低估这一贡献的意义。无论是在非洲、美洲、亚洲或是大洋洲，土著居民的文化成为其他民族用暴力或用和平手段进行扩张的重要基础。当我们走马观花地巡视了居住在那些大陆的不同民族群体的文明程度时，我们就可以指出，这些文化帮助了葡萄牙的扩张。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及这一问题。

我们要尽量避免西方各国历史几乎都存在的偏见，即把西方文明提高到充当其他文明的至高无上的良师的地步，并常常不切实际地或者过分地强调“某一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避而不谈这个民族从人类文